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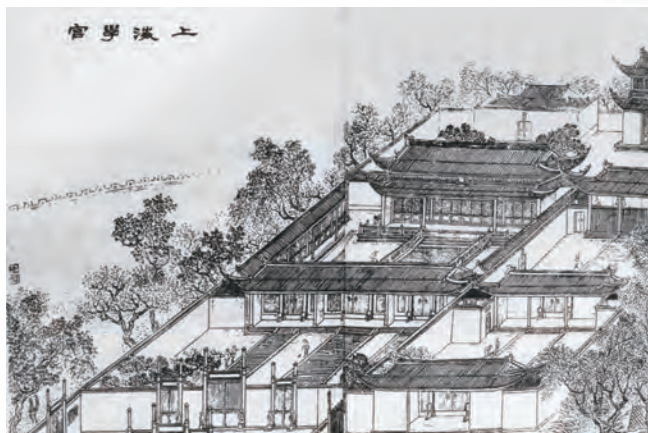
能起得早。礼拜天早上书市开市，礼拜六晚上10点、11点就有人在文庙外摆好摊头，坐等明朝凌晨的第一波客人了。双方的交易能持续到两三点，此时迎来一阵高峰。那场面，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爱书者若是运道好，能抢到巴金的签名真迹、张爱玲的小说手稿、张充和的诗词长卷，还有各类善本书、老照片、绝版杂志、私密信札、古董旧货……“张充和那张长卷，1米5，蝇头小楷写得满满当当，据说后来被送到了西泠拍卖。你想想，从文庙到西泠，当中都转了几十手了，价格更是不知道翻了多少倍，可能最初买进几千块，最终拍出几百万。”

鬼市之后，早上六七点，轮到早市上场了。进入文庙摆摊须交钱，进去买书也得先买门票，但能进入文庙摆摊的摊位有限，加之一些摊主觉得“反正不常来，何必做正规”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冷摊诞生了——不付摊位费，带着自家的货，瞅准一块空地站好，见机行事。生意做到上午10点，结束。“八九点人最多，10点后再站下去意义不大。其它正式的固定摊位，一般吃顿中饭，下午两点收摊。而这些固定摊位的摊主，有些专门卖古典文学，有些专门卖外版书，有些专门卖武打书，还有些被戏称为‘收破烂的’，人家家里要扔垃圾的旧书，被他们收来再卖，这便考验顾客的眼力了，是否能沙里淘金。”

提及自己几桩印象深刻的淘书趣事，沈琦华大笑：“我在文庙买的第一本书，是张中行的《负暄琐话》。我读书的时候，书店买不到呀，学校的老师就说，你到文庙去淘淘看看。自此，我与文庙结下不解的缘分。后来，我在北京遇到了张先生，讲到这事，他挺高兴，送了一套他签名的‘负暄系列’（《负暄琐话》《负暄续话》《负暄三话》），还有《禅外说禅》给我……”

另有一次，是“手慢的遗憾”。“大概是2003、2004年的时候吧，有个买家在鬼市叫卖一册鲁迅的《呐喊》初版本，可惜封面没了，封底是重新做的，版权和内容齐全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有位书友已经把书拿在手里，一旁候着的我，就不太方便强硬‘截和’了。书友一番讨价还价，花380块钱成交。好玩的是，早上七八点，我竟然在文庙另一个摊贩处又看到了这本书！对外索价1500元，结果被其他一个书贩捷足先登——书贩对书贩的买卖，称‘交行’，也是他们之间各取所需的一种人情往来，我是没办法插一脚的。再过几周，发现这本《呐喊》挂在了孔夫子旧书网上售卖，8000元。略有迟疑，下单点购买稍慢一拍，一转眼的工夫，显示卖掉了……现在，这书至少值10万。”

沈琦华不仅在文庙拿下了“全中国只三本半”、张爱玲《传奇》的签名本，也和书贩打成一片，比如替他们鉴别鉴别钱钟



《申江胜景图》中的文庙（学宫）。图片提供 / 黄浦区档案馆

书的《围城》是不是初版之类。“渐渐地，我文庙去得也少了。圈子里大家都很熟，有我感兴趣的东西，他们直接打电话：沈老师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”

文庙成了让沈琦华“最放松”的地方。有时，一周忙碌、疲累的工作后，他会在双休日早上去那儿随便逛逛，也许什么东西都不买，但人登时就开心、轻快起来。偶尔，说不准收获意外之喜。聊了一杯咖啡的时间，末了，沈琦华总结，读书和影视、电脑最大的区别是，当你打开一本书，你将调动所有的想象力，漫游独特、瑰异、奥妙之奇境；可是打开 iPad，都是别人“做好了的东西”，框死了你的想象、限制了你的发挥。“书捏在手里，有随意、烂漫的感觉，我捏着个 iPad 看，不舒服呀。读书提升审美、调整品位，在好书的干预下，你的审美、品位是一路‘向上’的，就保证了精神生活的质量。”

别后忆重逢

上海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令诸位沈老师念念不忘的文庙及其书市同理。

查阅黄浦区档案馆相关资料可知，老西门街道的文庙，前身是南宋时期建于方浜长生桥西北（今方浜中路、丹凤路西北侧）的镇学，名“古修堂”。元初上海立县后，在县署东（今聚奎街附近）设立县学，称学宫。元贞元年（1295年），修葺正殿，新建讲堂和斋舍。大德六年（1302年），再次重修，扩大庙基，添建殿轩，筑垣墙，架桥泮池。以后历经多次修葺和扩建，至清道光年间，文庙内有文昌宫、奎星阁、敬一亭、张公井、天